

的种神

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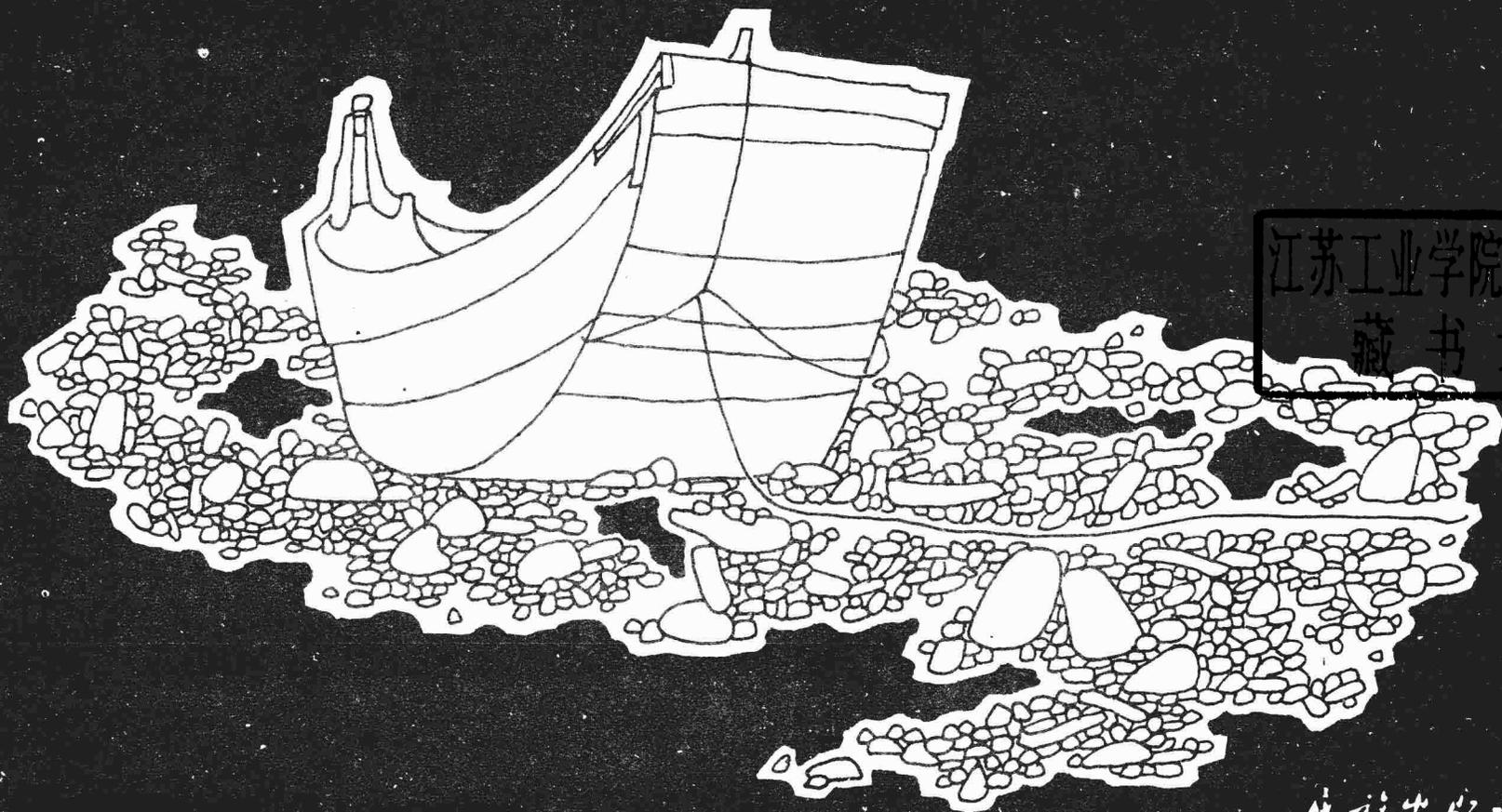
车培晶 著

民族出版社



神秘的猎人

车培晶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民族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4 号

神秘的猎人

车培晶 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普兰店市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20千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定价：3.50元

ISBN 7—105—01875—5/1·424

(汉·60)

序 言

早就想为车培晶的作品写一篇评论，却一直因为忙或其他什么原因，总也没有写成。此次为他即将要出版的这本书写一篇序言，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部分心愿吧。

为什么一定要给车培晶的作品写一篇评论呢？这并不仅仅因为我与他相熟，也不仅仅因为我在大学里教书又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因而有这种责任，而实实在在地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很有特色。车培晶的作品并不多，迄今为止总共也就是三十几个短篇少年小说，还有十几个童话而已。可是他已经在全国的儿童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作品还被介绍到国外（他的作品曾多次被《儿童文学选刊》选登，有的在日本刊物上出版，有的在颇具权威性的儿童文学刊物上作为佳作发表并且还加了评介。他也先后参加了上海《少年文艺》和北京《儿童文学》等重要刊物举行的笔会等等等等，便是很好的明证）。这使我想起了著名学者柳鸣九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梅里美小说

序言

选》所作前言中的第一句话：“此人肯定具有某种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他既不是以《红与黑》那样深刻的作品、也不是以《悲惨世界》那样广阔的画幅、更不是以《人间喜剧》那样宏伟的巨著，而仅仅是，或主要是靠不到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就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十九世纪法兰西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当然，车培晶不同于梅里美，我也不是柳鸣九，两者无法直接相比拟。但是，起码引起这种思索的动机是一致的。也起码说明了这样一种道理，即作家的成就绝不仅仅在于其作品的数量。车培晶就是一位在我国儿童文学界中以质取胜的作家。而以质取胜的作家同那些以量取胜的作家相比，更是具有广阔的前途和非凡的生命力的。

车培晶的作品的确与很多人的少年小说不同，他从不刻意追求取悦于读者的情节效果，也没有那种说教式的浅露的主题。他所描写的往往都是人生中那些并不很轻松的环节，他似乎在向小读者们揭示着：直面人生是件严肃的事情。车培晶十分重视创作中的情感逻辑。他笔下的成功人物多是身体和心灵都受到过严重创伤的，而他又把他们置于一个复杂的感情漩涡和矛盾冲突之中，从而使作品中人物的命运紧紧牵动着读者的心。《墨槐》中的主人公哑巴石是一个哑巴孩子，父亲放石炮崩死了，母亲变疯了，他魂也丢了，变得很孤独很凶，并且失去了与他相依为命的红脖儿狗。北山子装成哑巴来安慰他，他仇恨北山子，但终因北山子也是哑巴，他很同情和理解北山子，最终还是

接受了北山子，向他透露了自己心中最大的秘密。《野鸽河谷》中的哑娃子也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为了讨继父的欢心，以便使生病的母亲和刚会走路的妹妹过得好一点儿，也为了能有钱买课本去上学，他潜伏到野鸽河谷的柳尖爷家去盗取号令野鸽群的哨呐，从而展开了一场自我的心灵大搏斗……车培晶是很理解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他的很多小说都带有一点儿悲怆的味道儿，但这并不影响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哑巴石是这样，哑娃子是这样，《远方的家乡》中打伤阿楼爸爸的黑猩猩是这样，《落马河谷的冬天》中的铁匠、《鸟笼山的太阳》中的安珍也都是这样。这些都无异地反映了车培晶期望人类之爱的那种审美理想。而这种美的憧憬对于少年小说来说是不应该缺少的。少年小说应该多写一点爱，少一点凶残和尔虞我诈。

这本集子收集了车培晶 23 篇少年小说，大多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仔细研谈这些作品就会了解，这是一位颇具功底也颇有前途的作者。对于少年儿童来说，这些小说是很好的精神食粮，它会陶冶孩子们的性情，特别是能够帮助他们了解“善”和“爱”的伟大力量。我想，这正是作者所期望的。让我们祝愿他这种理想的实现。

车培晶没有上过太多的学，这对于他无疑是一种缺憾。但是，一个穷孩子的坎坷而丰富的阅历为他做了完美的补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是为成人创作的作家还是为儿童创作的作家来说，都同样

序言

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尊重生活、热爱生活吧，只有这样才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充实。

· 尤 异

1993年3月17日于大连师范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序言	尤 异
神秘的猎人.....	1
落马河谷的冬天	14
狗房子	27
月宫里的冰雕	45
远方的家乡	54
墨槐	61
白狗	73
月亮老人的红萝卜	82
鸟笼山的太阳	90
叶红叶落	99
诱人的黑鱼湾.....	115

目录

秋夜.....	121
纓子河的月亮.....	125
冻红了鼻子.....	134
山上有座庙.....	153
马安静.....	166
掉别林.....	169
老磨.....	172
慢半拍.....	175
雨中的白丁香.....	178
黑山羊哦黑山羊.....	181
月亮星星歌.....	184
野鸽河谷.....	187
后记.....	202

神秘的猎人

—

白旗堡子镇那一带方圆百里都是些大山，群峰叠起，林木幽深，最高的那座山叫白旗山。日本人跟当地的土匪在那山上打过一仗，小山炮、机关枪砰砰哒哒响了一天。枪声息了，一拨土匪死的、逃的，剩下就被日本人捆下山，砍了脑袋，挂在白旗堡子镇西边的大土墙上示众。那一仗日本人也有伤亡，抬回七八具缺头少腹的尸体，禾一郎的腿骨里还扎进弹片儿。说是逃掉的土匪没跑远，仍藏在山里，日本人又牵着狼狗，吆吆喝喝进山里搜捕。山大，林深，搜了三天搜到一些血迹，却没见到尸首和活人。以后的日子，白旗堡子镇就再没有土匪下来骚扰。日本人以为那带伤的土匪即使没往山北边逃，也是给山兽填了肚子，也就不再搜山喊抓。

小说

白旗堡子镇有百余户人家，有两条窄窄的打着叉儿的街子。镇子不大，也不见繁盛，只是有个三四等的小火车站，有一座挺长的水泥铁路桥，有一些日本军人驻守在桥头上。

那时，全东北已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这座铁路桥南通大连港，北连奉天、哈尔滨，算是交通要塞，日本人很把它放在心上。

禾一郎是守桥日本军官，他有一条杂毛大狼狗，狗有禾一郎脐高，极凶猛。禾一郎上身長，下肢短而弯曲，脸上的肉血充充的，很像个大猩猩。禾一郎牵着狼狗在镇上一走，孩子们怕得都撒不出尿。

那年刚入冬，就严严实实焐了一场大雪。雪一刻不歇，下了一天一夜，一个白旗堡子镇就差点儿给雪埋没了。雪住了，家家屋前便垒起一座座皑皑的雪山，孩子们就在没股深的雪地里戏耍，如陷入白云朵里一般。

傍午，日本人逐户砸门，喊百姓去铁路上铲雪。镇上的老少男女都被赶上铁路线，人手还少，日本人又乘雪爬犁四处跑，把附近屯子的老老小小也赶来。一条铁路上聚着黑压压的一大片铲雪人，在山上看，很像一群蚂蚁在啃一根细长长的木条儿。

日本军官禾一郎牵着那条杂毛大狼狗，在铁路上来来去去走，叽哩哇啦乱叫，碰到贪玩不铲雪的小孩子儿，就攥一个大雪球儿远远砸过去，便有孩子揪心的哭声在铲雪人们的头顶上漫开。待禾一郎“巴嘎巴嘎”骂着走过时，百

姓们便冲他后影狠狠唾一大口唾沫，咒他该给土匪杀死。

这是两年前的事。

二

这年的春天，漫山的紫弓花敞开大喇叭时，上山狩猎的白旗堡子镇人就忽儿发现，在白旗山下的傻子沟里多出了一间矮矮的草屋，一个少一条臂的陌生老汉扛条火枪时常出没在山林里，有七八条猎狗围着他身前身后转跑。人们纳闷儿，这独臂老汉啥工夫在这大山里安上家，养了那么多狗？

在当时，白旗山下除白旗堡子镇人稍稠一点；别处人家就很稀少了，且年年都有从关内躲债逃荒跑出来的人家儿，走到这一方，见土还肥沃，山还丰饶，便马马虎虎搭下个屋，垦几块田，种些谷，养活起一个家来了。就白旗堡子镇上讲，除了金家是老坐地户，其余也都是早些年前打外地移过来的，生来的人家并不稀罕，只是这独臂老汉因都不曾见他下镇里买一回盐扯过一寸布，人们就觉得怪兮兮是个谜了。

镇上有个黑老棒，常进山里套狐勒兔。穷，买不起杆枪，只下下套子，套了野物拿野物，套空了，就砍担柴下山。那天，黑老棒下山就讲，他看见那个独臂老汉在山坡上驯一群猎狗，狗身上都披着兽皮，肚下还吊着什么东西，沉甸甸的，让狗奔跑，爬坡，越岗，老汉还脱下鞋子向远

小说

处投，一群狗就龙卷风似的去追空中的鞋，鞋没落下，狗们便跃起身子去抢，哪条狗叼回来鞋子，老汉就赏一大块兽肉给它。

一天，黑老棒带着儿子进山里套狐。跑了一天山，套了只狐狸，高兴地正要下山，忽见一头小山一样的熊呼呼地朝他们奔过来。熊是饿了，不饥不主动进攻人。没有火枪，即使有，到了这工夫也白搭了。熊那鬼兽要犯了疯，没有三两杆火枪是撂不倒它的。跑是来不及了，黑老棒就把儿子按倒在自己身下装死人，不出一点气儿。熊瞎眼黑黑跑过来，用嘴将黑老棒掀个仰天儿，黑老棒滚在草棵里，愣是没敢出一口气。儿子暴露在熊的鼻下，儿子是七岁，装死人不像大人那样装得像，从眼缝儿里窥见熊的一条紫蓝的大舌头，惊得“哇”一声哭开。黑老棒一听，心想，完了，儿子给熊当蜜舔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忽听一阵犬吠，又一声枪响，枪砂扫在熊屁股尖上，熊猛惊一下，扭头就朝犬吠枪响处扑去。黑老棒从地上爬起来，见一群狗在围着熊搏，一个老汉提杆枪往高处退，肩上的一只空袖筒在一摆一摆地闪……隔日，黑老棒提些礼物去山里谢那独臂老汉。找到那间卧卧趴趴、像只老瘟鸡的草屋，却是靠不到跟前，七八条猎狗凶神一样截死了去路。喊人，喊破喉，也不见草屋里独臂老汉应一声。黑老棒便想到这老汉古怪古怪的脾性，于是在路口放下一袋食盐和一泥坛儿米酒，下山了。

这事在白旗堡子镇上悄悄传开。自那以后，人们再讲

到那独臂老汉时，就不敢用漫不经心、挪挪揄揄的语气讲了，往往都要渲染上些神秘道道的色彩。孩儿们听了，也都将那老汉当山神去作想象。每逢过节，黑老棒，还有一些镇民，都悄悄拿些酒盐米一类的物品进山，放在独臂老汉草屋前的路口上，不留姓名就走。

这又是一年的事。

三

没有了土匪，守桥的日本人就空闲下来，有时到河边钓鱼，有时也闯入镇上百姓家。百姓不敢惹麻烦，日本人要鸡给鸡，要鸟给鸟，要女人，哭哭啼啼也得跟去。镇上百姓恨透了日本人，那一肚子一肚子的恨和气却没地方出。人们就想起被日本人挂在土墙上的那些颗土匪的头，都叹息那些人死得可惜。

禾一郎好斗狗取乐，见到镇街上有狗在溜达，便放出大狼狗去逐咬。镇上人家的狗多是些看门巴狗，个个又瘦又矮，不是大狼狗的对手。镇民的狗被咬得满街上滚翻，禾一郎就开心地“呵呵哈哈”狂笑。

那日，禾一郎又牵狼狗上街，满街上不见一条狗敢跑出来。禾一郎大为不快，一张猩猩面孔更红了。这时，镇上金家的大儿子金壶拉出一条白毛巴狗送给禾一郎。白毛巴狗见了大狼狗连站都站不稳。禾一郎转愠为悦，拍拍金壶的肩说，你们中国的狗大大的不行，大日本的狗厉害厉

害。禾一郎没放狼狗咬白毛巴狗。金壶像捣蒜般点着头，连声吹捧道，大皇军爷爷的狗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镇上百姓恨日本人，也恨金壶。金壶会写字联，常写些诗联往日本人那儿送。不管过中国节还是日本节，金壶总是要在门楼上挂两面膏药旗。

很快又到了冬天。落了几场大雪，便入了腊月门。

这天凌晨，独臂老汉忽然出现在白旗堡子镇上。他身前身后簇拥着一群猎狗。狗有麦黄的，炭黑的，条条都高高大大，蹄子都跟驴腿一般的粗壮。狗的背上都驮只兽皮大口袋。一颠一颠地跟着老汉走。

这时天刚透点儿亮，镇街上还昏沉沉，不见行人。几家矮矮的青砖铺子还没摘下门板。独臂老汉在镇街上急急地行，走到一家，便从狗背上的兽皮口袋里抓出些山货干儿放在门口，再走一家，再放一些……等起来早的一个镇民发现时，独臂老汉摆晃着一只空袖筒，已迅疾如风地走出了镇口。

镇民们都跑出来，捧着那些山货干儿，心里涌着热。黑老棒说，咱们凑些年货给老汉送上山吧。大家都点头，跑回家拿出一包包豆馍、年糕等物交给黑老棒。黑老棒就担起满满两大箩年货进山了。

四

夜里又纷纷扬扬落了一场雪。天明雪霁，雪岭上又多



他的眼睛盯那桥盯得更紧，像要用眼里喷出的怒火将那桥烧断……他用眼光对狗们说：狗啊，复仇的时候到了。

